八編類纂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八

## 左編

### 亂類

####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爲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

考　新守珪補　利貞斬青　紀　府左右私　河祿山飯　向醉進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并其諸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輙尅擢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諂媚多出金諸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三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

長官御史中丞裴寬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
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暴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
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于北郡其
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
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閒已乃請顓
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
甫啓之也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
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
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
寵祿山請爲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

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夫人約爲兄弟銛是祿山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

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
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
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
太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
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
秋高嬖艷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
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
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
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
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

平盧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高邈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延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東平郡王充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為第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部賜永穆公主池觀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二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眞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

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勑人持一繩欲縛
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
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
使者盛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
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
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
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扶出
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祿山
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
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

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延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

得布思因人力何雄

功何在

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艫循流下萬夫挽繂而助日三百里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元素曰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貢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

使排其人

祖陳易副二

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驂靮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馬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

向不侶都

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勑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牓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璿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

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氏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巨可恐、賊遣高邈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

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囚爲戰、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日

李泌欲從出塞搗巢何千年欲從鹽夏撓關中此亦有益也

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爲謀聲進生兵直取洛陽無殺光弼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三萬兵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略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入海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將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挺持亂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北寇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

忠曰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
詣行在上以爲然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挽弓
獨劒槊乃發左藏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
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
驍勇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
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以郭子儀
爲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
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
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
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

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繩維舟集槎以藉冰一昔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詖制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

僭號故兵久不西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陳平太
守吳王祇起兵討賊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潁王
璬爲劍南節度使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
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
遂寢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干
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
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
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
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

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鬭志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

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

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illegible]

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
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南
濟太守李隨與源令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
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
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
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杲卿
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
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
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
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别遣使獻之杲卿

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絶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上

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屯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

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嬀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强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遣孫孝哲西攻長安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來瑱爲潁川

不知此賢如陽忠何以處之也

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旣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顛沛中有人主之言

留忠不欲
太子監國

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

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
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
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
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諭
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
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
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
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
士諭之、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

僕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僕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收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地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

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
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
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
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
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
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
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
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
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
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追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

宗不權力
貞大計

少遊處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忿命撤之至是晃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滁山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觀

宗武可以用仙詔命亦可從[illegible]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懟卽自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屬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鎭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勲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

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榷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棗城祿山取長安樂

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爲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

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虜性肆爲殘虐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

非以見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
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
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闕里
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帳下李猪兒
者本降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爲閹人愈親信祿山腹
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
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
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
死或箠掠訶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遣笞故
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

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
疑難作不利己、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
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
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
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
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
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腹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
也、以氈裹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太子、又矯
詔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
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

鼎、華見素言於帝曰、鼎者胡也、天道譎見、所應在天
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禍應在德、禍
應在刑、鼎金忌火、行當火位、鼎之將中、乃其時也、既
死其月又死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
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鼎犯以丙申、金
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
本同末異、還以相勉、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
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
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
忠戍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

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酖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偕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

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張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眷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巳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幷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

山設伏撥軍北奄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鬭迴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自陝竄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宗悉逼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紿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

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劾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越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疲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那衛洺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太守為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洌為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為將以阿史那承慶為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攜解由是能元皓以偽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董納順德州刺史王暕其州刺史宗文寬

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陷之戮於市臠其肉慶緒憚人之貳己設壇加載書歃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鬪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塘沼泛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嘗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亾去希德素得士衆兵恨歎慶緒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

愎悍少恩士不附是時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
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
西京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
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
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
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
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
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
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若不能活均塡、奴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朕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納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衞州、遂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衞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賊

戰王師僞北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于鄴引軍
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
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
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
次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
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隤牆取麥稭濯糞取
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莊祐將於是思明
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
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
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糧尚十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洲皆請自往謝恩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至萬至進曰慶

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之、又誅尚孝哲乾祐
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諡燕剌王、祿山
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
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
太守、

八編類纂

左編

亂類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驍健謫狡與安祿山共鄉里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馘通六番譯亦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

然疑真使者、亦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鎮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詒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將師迎擒殺其衆、因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閲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

計而叛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寄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諭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惟剽淫奪人無作何以進本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齎負老嬰則殺之滌山爲署范陽節度使始庬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强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教遂不克至德二

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其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紿爲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嬀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强倔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詰思明議事且其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昔祿山

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舍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咸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竇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

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為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為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為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奬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為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已令幃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

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了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

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

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摯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爲懷王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耤田聘儒生講制度武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雖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

光弼多矣不未可云兵家之常

萬志自胡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敘冀濮州刺史董秦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廬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抜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蕚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陜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安陽繼進朝義攻陜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

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請自副、又教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墁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耶、據鞍畢墁、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諢、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

牀叱吒、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匽、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匽、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懐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懐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縊死思明、以氊裹尸、槖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卽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

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爲皇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安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

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入自黽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爲推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

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虢戍師次洛陽驟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乂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鄭汝間井至無烟方冽寒人皆連紙褫書爲裳禦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掎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面御王師逐之爭貲實賊引奇兵繞

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入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擀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翌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

及妻孺詣場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餽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涕泣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自漁陽同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帝曰是皆良家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為資遣

唐僕固懷恩

決難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為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為金微都督訛為僕固氏再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鬬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井渡山殺七千騎擒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

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待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　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中、懷恩引回紇馳掩之、殲斬無遺、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搴關、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策失機

此等功蹟決不可薄斬

不惟能容且爲國用養忠勇之將此所以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迨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淸、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行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名太人也

副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鬬將
兵每深入太清妻有色瑒刼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
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趣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
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
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
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
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恩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
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
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
可汗又爲少子請昏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

紇詞文發
跎坡也

> 懷恩於見可汗一事、不敢所形、其人豈好稱反者。

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幟、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緣賊左、兩軍舉旗爲應、表裏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

援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横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塡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等衆皆按堵、留囘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

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遁薛嵩李寶臣舉州衛
深定等九州獻欵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
三萬拒瑒於臨淸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
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
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屍蔽
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
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
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徼崇朝義懼率殘衆奔幽
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
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

子儀大卷數

雲京把持上遣亦可關止

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朝廷有人亦可以理止之

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内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

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
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
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
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爲纏頭
綵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
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
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
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荅之帨抱玉表懷恩
私有所結賡德初進拜太保錫與一子五品官仍賜
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以錫檢校兵部尚

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强固不肯爲
讒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
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稗決死靜難仗天威神
克滅强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
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姪没於軍九族之內
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
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摟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搆爲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者同羅背逆以驅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反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眞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祁責其緩報之衆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汝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蕃十萬人寨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為我子今反為人致死於我人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掠奉天任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寇同州羌渾奴剌自西道略盩厔趨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韶徐琳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

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旣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諸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戳河北有勞及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子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横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横甚於其父希烈素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加希烈周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

讒搆諸權臣於代而中行篇能用八年制伏豈若代宗之用李承李希何冤諸

稱其忠勲陝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巳有上乃思承言時乘爲河中尹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畧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勉與謀共襲汴

州遣使告李勉云、巳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與王、建中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河南判官、疎傲好論兵、中書侍郎關

櫓奇之薦於上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募者內應縛元平馳去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崤澠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說詔太子太師顏眞卿宣諭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顏眞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

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
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來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
眞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
使將鳳翔邠寧涇原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
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
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
州則武關梗絶貢獻商旅皆不通詔治上津山路置
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哥舒曜克
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
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

攻阜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阜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阜遂進拔蘄州表伊愼爲刺史王鍔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鎭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淸密輸款於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眞卿爲節度使使玢憺淸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憺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始韋淸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淸恐終及禍說

希烈請救於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眞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眞卿，眞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

以五品官、人心始振、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之副、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絶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希烈不取
至之并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為亂上西
狩奉天師氣嬴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益[illegible][illegible]
害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
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
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
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
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
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
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
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

貽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游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間

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絶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强財富遂謀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内爲四節度以安州爲南關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游聞之駭

少誠不過
懼建封曾
王皋必又
壇雄鎮

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怒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將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愼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泝江至鄂州以表納縣尤奏陳少游奪賦事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

也

財防他盜耳、庸何鍚、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懟、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

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
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
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
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
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
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
强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
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
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
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

澄爲汴滑節度使劉洽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鬩會希烈鄭州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珏爲汴州刺史諸道與淮西連接妄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

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顏如姒娟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多、終必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譟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滔等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屍希

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俄爲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寶亦死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諗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

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
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
泚倡諸鎭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
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泚之來滔攝後務
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所賣不得志乃請
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
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揚猷兵李抱玉主之
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平章
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代李抱玉爲隴西節
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鎭

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附懷光暴相恫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爲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膳臨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別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者必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賊面爲異

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
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
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
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
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
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糲飯
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
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皆
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

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諭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貴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緜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衞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販備自入故遽追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衞纔數十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

飯數七而去賊已嚴扃諸門上人贏衣冒出宰相盧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可共取富貴譟而進掠空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貨寶終夜不絕道路更相掠居

人嚴兵自保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膺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覘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引符命勸之僭逆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

以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潰歸於泚。泚謀反遂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拜令言關內副元

帥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逃攻長安、泚大驚踣揚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兵關、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偪奉天、忠臣留守、於是瑊率韓游環禦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爲樓車百尺、

[illegible]開口便說大事

下覘城中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上乃命希全等自潰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磬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汾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會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卻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籍人心危慄或夜縋出接蔬衣供御帝與瑊相泣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冐之周布水囊爲鄣

指城東北構木驢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盡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攫去被血而戰愈勵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然賊負其衆遂作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

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歔欷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不有此人泚何敢反）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及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城帝卒不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曰

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奉、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或語泚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士於衢、吏備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

貲、亦有材理

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寖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旣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强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帀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

削髮家孝行官又增一捷涇

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返適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上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强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謂泚曰光晟有他志兩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褊罫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𠤳積二堨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若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

不可制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為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日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

賊泚卽以代河清使絹吐蕃李晟等兵寖强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賊棄門哭保曰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

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子弟亦哭宋膺曰其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

大雨沘欲瘞變煬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